

通渭亚麻厂始末

孙毓业

通渭栽培亚麻已在400年以上。解放以后，除种植本地老品种外，又先后引进雁农一号、薛罗波、奥拉依艾律等良种。至60年代，全县播种达11万亩。每年，数千万斤的亚麻秆大都被农民当柴烧掉。为了开发利用这一资源，经省轻工业局、地区工业交通局等有关单位的扶持、帮助，于1965年筹建，至1966年8月建成通渭亚麻厂。该厂原设计能力为年产亚麻纤维100吨，但实际直至1978年才达到设计水平。年均生产49吨。至1980年，亚麻厂共计收购亚麻秆1400万斤（每市斤麻秆收购价一级为0.07元，二级为0.06元，三级为0.03元），为农村社队和农民个人增加收入60多万元，共生产亚麻纤维828吨，上交税金5万余元，管理费8千余元，加工后的麻渣又解决了县城及附近农村住户的部分燃料问题。亚麻厂投产以来，生产13年（1969年停产1年），发挥了一定的社会效益。到1980年，亚麻厂设有沤制、打麻、梳麻、热压4个车间，有职工74人，其中干部3人，正式工65人，合同工4人，副业工2人（年工资总额约44.8万元），固定资产净值626.5万元，包括亚麻纤维和纤维板生产设备各一套，厂房2267平方米，宿舍、库房1534平方米，汽车2辆，拖拉机1台。但是，因为几个当时无法解决的困难，亚麻厂只好经省、地有关部门同意，县政府

研究决定，从1980年12月1日起停办。

其主要原因有三。

一、产品质量与成本、价格之间的矛盾突出。

亚麻厂生产的亚麻纤维，共分6个级别，销售价格悬殊。每吨一级品为2850元，二级品为2500元，五级品为1450元，六级品为630元。通渭亚麻因气候和品种原因，麻杆较短，一、二级品率为16%以上的只有8年，而6级品率为50%以上的就有5年，最高时占年产量的75%。各级纤维平均成本为每吨1410元，但产品销售价只能浮动在1200—1300元之间。

二、产业技术革新和宏观决策失误的双重压力太大。

亚麻厂生产的亚麻纤维产品，建厂开始主要向日本出口。70年代后期，省上在武威建起一座麻纺厂，决定停止通渭亚麻厂一、二、三级品亚麻纤维的外销，以保证武威麻纺厂的原料供应，只让出口外贸销价低的四、五、六级产品。不久，因为价格、质量和技术原因，武威麻纺厂开始采用化学纤维工艺，放弃了亚麻纤维品生产，停止购进亚麻纤维，这样，使得通渭亚麻厂的大量亚麻纤维造成积压。等省上有关部门同意外销优质亚麻纤维时，因我县停止出口，日本厂家也早因所需原料发生困难被迫转产。从此，通渭亚麻厂的产品销售陷入内、外不畅的境地。到1980年9月，银行贷款达5275万元，对这个年产值不到20万元的厂子来说，是一笔承受不起的债务。

三、生产管理和技术水平较低，生产损耗大，产品增值低。

1973年，通渭亚麻厂作技术论证时认为，“温泉水温高，沤制麻杆有7天左右即可，而一般井水沤制需30—40天。”因此，地、县拨款6.6万元，在温泉建立沤麻加工点，其中4个沤麻池花款4万多元，用以挖修水渠，买陶瓷水管款1万多元。后来，经过几年的实践，到1979年得出不同的结论说，“1979年，温泉共沤麻杆756000斤，因沤制不好，约252000斤（价值28700元），不能上打麻轮，用拉拖机压碾后，或碎茎机加工后脱成了6级麻，收入只9500元，仅此一项损失19200元”。所以，便又提出，温泉沤麻点经过几年的实践和化验分析，由于水硬度太高，不适应沤麻，原料往返运输也增加了费用支出，建议撤销温泉沤麻点。最后，“沤麻池”成了取不下来的石头堆，600多米的陶瓷水管大都损坏或丢失，除拆迁了料棚和宿舍上的一些木料、门窗外，这笔投资给企业不但没增加效益，还造成了很大的浪费。1978年10月，因只想到亚麻纤维只是亚麻杆的粗加工，增值不大，所以，贷款30万元，建成利用麻渣生产纤维板的热压车间一座。但至建成投产时，主设备“热压机工艺不完善，煤耗大，所产麻屑板每平方米成本达3.33元，销路不通”。由各人民公社商店代购的麻杆，加上手续费、损耗、运费后，平均每市斤购价0.05元，余变成了0.1元以上。为了开展多种经营，争取盈利，亚麻厂还增加如年产量10吨的84号炸药，5000条麻

袋和打制炉筒、火铲等小五金产品的生产，虽然单项核算有一些盈利，但并不能弥补主产品亚麻纤维的大量亏损。

通渭亚麻厂的兴建，不是某一个人的功劳；它的衰亡，也不是某一个人的罪过。回顾它的历史，可以总结我县办工业的经验、教训。今天，亚麻杆仍然是通渭的一大资源，科学地加工和利用它，发挥其应有的经济效益，是我们目前的任务之一。况且，亚麻厂遗留下来的价值60000多元的热压机，随着市场需求形势的变化，需要有关部门认真调查，发挥其可能有的使用价值。

风雪

风 雪 华 家 岭

茅 盾

“西兰公路”在一九三八年还是有名的“稀烂公路”。现在这是一条七百公里的汽车路。说一句公道话，实在不错。这是西北公路局的“德政”。现在，这叫做西兰公路。

在这条公路上，每天通过无数的客车，货车，军车，还有更多的胶皮轮的骡马大车。旧式的木轮大车，不许在公路上行走，到处有布告。这是为保护路面。所谓胶皮轮的骡马大车，就是利用汽车的废胎，装在旧式大车上。三匹牲口拉，牲口有骡有马，也有骡马杂用，甚至两骡夹二条牛。今天在西北，汽油真好比是血，有钱没有处买，走了门路买到的话，六七十元一加伦。胶布轮的骡马大车于是成为公路上的骄子。米、面粉、布匹、盐……以及其他日用品，都赖他们转运。据说这样的胶皮轮大车现在也得二千多块钱一乘。光是一个旧轮胎就去了八九百。公路上来回一趟，起码得一个月工夫。光是牲口的饲料，每头每天也得一块钱。如果依照迪化一般副官勤务们的“逻辑”，五匹马拉的大车，载重就是五千斤。那么，西兰公路上的骡马大车就该载重三千斤了。三乘大车就等于一辆载货汽车，牲口的饲料若以来回一趟三百元计算，再加车夫的食宿工薪共约计七百，差不多花一千元就可以把三吨货物在西兰公路

上未回运这么一趟，这比汽车实在便宜了六倍之多。

但是汽车夫却不大欢喜这些骡马大车，为的他们常常便阻了道路。尤其在翻过那高峻的六盘山的时候，要是在弯路上顶头碰到这么一长串的骡马大车，委实是“伤脑筋”的事。也许因为大多数的骡马是刚从田间来的“土包子”，牠们见汽车就驾，很烫了手脚才能控制。

六盘山诚然险峻，可是未必麻烦，路基好，全段铺了碎石，一个规矩的汽车夫，晚上不赌，不嫖，不酗酒，睡一个好觉，再加几分把细，总能够平安过去，倒是那华家岭有点讨厌。这是没有弯弯曲曲的盘道，路面也平整宽阔，路基虽是黄土的，似乎也还结实。有些坡，然而不在口道上，且不陡，倘在风和日丽之天，过华家岭原亦不难，然而正因为风和日丽不常有，于是成问题了。华家岭经常是天气恶劣的，这是高原上的一条山岗，拔海五、六千尺，从兰州出发的人们穿夹衣，到这里就得穿棉衣，——不，简直得穿皮衣。六、七月的时候，这里还常常下雪，有时，上午还是好太阳，下午突然雨雪霏霏了。下雪以后，那黄土作基的公路，便给你颜色看，泞滑还是小事，最难对付的是“陷”，——后轮陷下去，成一条槽，开上“头档排”，引擎是呜——呜呜地痛苦地呻吟，费油自不必说，但后轮切不着地面，只在悬空飞转。这时候，只有一个前途：进退两难。四〇年的五月中旬，一个晴朗的早晨，天气颇热，人们都穿单衣，从兰州车站开出五辆客车，其中一辆是新的篷车，

站役称为“专车”；其实车固为某“专”人而开，车中客却也有不上“专”的。条件优良，固然在下午三时许就到了华家岭车站。这时岭上彤云密布，寒风刺骨，疏疏下落着几点雨。因为不是普通客车，该走呢，或是停留，车中客可以自择。但是意见分歧起来了。主张赶路的，为的恐怕天变，——由雨变成雪；主张停留过宿的，为的天已经下雨了，路上也许麻烦，而华家岭到底是个“宿站”。结果，留下来。那一天的雨，到黄昏时光果然大了些，有“滂溜”了。

天黑以前，另外的四辆客车也陆续到了，都停留下来。五辆车子一百多客人把一个“华家岭招待所”挤得满炕满谷，当天晚上就打饥荒，菜不够，米不够，甚至水也用完，险些儿开不出饭来。可是第二天早起一看，糟了。一个银白世界，雪有半尺厚，穿了皮大衣还是发抖。旅客们都慌了，因为照例，三五天，七八天不能走都没准儿，而问题还不在于能不能走，却在没有吃的喝的。华家岭车站与招待所孤悬岭上，虽最近的小村有二十多里，柴呀，米呀，菜蔬呀，通常是往三四十里以外去买的，甚至喝的用的水，也得走十多里路，在岭上山谷中挑来。招待所已经宣告，今天午饭不一定能开。采办柴米蔬菜的人一早就出发了。目的地是那最近的小村，但什么时候能回来，回来时有没有东西，都毫无把握云云。

雪早停了，有风，却不怎么大。采办员并没空手回来，一点钟左右居然开了午饭。两点钟时，有人出去探了路，据说雪已消了一半，路还不见得怎么烂。于是“专车”的“事人”们就主张出发。

“要是明天再下雪，怎么办？”华家岭的天气是没有准儿的。司机没法，只得同意，三点钟光景，车出了站。

爬过了一个坡以后，天又飘起雪花来。“怎么办呢？”“还是赶路吧！新车，机器好，不怕。”于是再走。但是车轮打滑了。停车，带了链子，费去半小时。这期间，雪却下大了，本来已经平整的路面，这时又全白了。不过还希望冲出这风雪的范围，——因为据说往往岭上是凄迷风雪，岭下却是炎炎烈日。然而带上链子的车轮还是打滑，而且又“陷”起来。雪愈下愈大，时光也已四点半。车象醉汉，而前面还有几个坡。司机宣言，“不能去了，只有回。”看路旁的里程碑，原来只走了十多公里，回去还赶得上吃夜饭。

可是车子在掉头的时候，不知怎样一滑，两个后轮搁浅在路沟里，再也不能动了。于是救济的顺序便一件一件开始：首先是旅客下车，开上“头档排”企图自力更生。这不成功，仍开“头档排”，旅客们帮着推，引擎咕咕地苦叫。后轮是动的，然而反把湿透的黄土攪成两道沟，轮子完全悬空起来。车子是纹丝儿也没动，路旁有预备改造路基用的碎石堆，于是大家抓起碎石来，扔到车下，企图填满那后轮攪起来的两条沟，有人又到两里路外的老百姓家里借来两把铲，从车后钢板下一铲一铲掘出湿土，以便后轮可以着地，这也无效时，铲的工作转到前面来。司机和助理员（他是高中毕业生）都躺在车下，在泥泞里奋斗。旅客身上全是雪，扑去又积厚，天却渐渐黑下来了，大家又冷又饿。最后，助理员和两个旅客出发，赶

回站去呼救。其余的旅客再上车，准备万一救济车不来时，就在车上过夜。

这时四野茫茫，没一个人影，只见鹅毛似的雪片，漫天飞舞而已。华家岭的厉害，算是领教过了。全车从司机到旅客二十八人，自搁浅那时起，嚷着、推着、铲着，什么方法都想到，也都试了，结果还是黄土和风雪占了胜利。不过，尚有一着，没人想到，原来车里有一位准口“活佛”的大师。不知那顽强的机械肯听他法力的指挥否？大师始终坐在那里捻着数珠，态度是沉着而神妙的。

救济车终于来了，车上有工程师，有工人，名副其实的一支生力军。公路上扬起了更多的人声，工作开始，铲土，衬木板，带上铁丝缆，开足了引擎，拉、推。但是湿透了的黄土是顽强而带韧性的，依然无可奈何。最后的办法，人和行李都搬上了救济车，回了招待所。助理员早带了铺盖来，他守在那搁浅的客车里过夜。

这一场大雪到第二天早上还没停止。车站里接到情报，知道东四两路为了华家岭的风雪而压积的车辆不下四五乘，静宁那边的客人也在着急，静宁站上不断地打电话问华家岭车站，“你们这边路烂得怎样？……呀，明天好走么？……呀，雪还没停么？……”有经验的旅客估计这雪不会马上停止，困守在华家岭至少要一个星期。人们对招待所的职员打听，“米够么？柴还有么？你们快赶去办呀。”有几个女客爽性从箱子角落里，找出材料来缝小孩的罩衫了。

但是当天下午雪停，太阳出来了。“明天能走么？”性急的旅

客找到司机探询。司机冷然摇头：“融雪啦 更糟” 不过有经验的旅客却宽慰道：“只要刮风，一天的风，路就燥了”。果然天从人愿，第二天早上有太阳又有风，十点钟光景有人出去探路，回来道：“坡这边还好，坡那边，可不知道。”十一点半光景，搁浅在道旁那辆“专车”，居然开回来了。下午，出发的声浪，激荡在招待所每个角落，两点钟左右，居然又出发了，有人透了一口长气说：“这回只住了三天，真是怪。”

沿途看见公路两旁斑斑驳驳，残雪未消，有些向阴的地方还是一片纯白。车行了一小时以后，车里人把皮衣脱去，又一小时，连棉的也好象穿不住了。

原载《青年文艺》1942年11月号

通渭特色的秦腔塑造者们

邢振中

小 序

秦腔，这一发源并根植于祖国大西北的剧种，自清代中叶传入通渭以后，曾给休养生息于华领山麓，牛谷河畔的乡民们带来了无尽的笑语欢歌，色彩风情，而这里的山色水韵，霏雨寒风又在黑白镶嵌的岁月中陶冶着这朵艺术之花，使之具有了通渭的情调和特色。也正是这些特色，曾赢得了陇右诸县及省城戏曲界朋友和广大观众的称赞。那体现了特色的通渭秦腔脸谱及唢呐曲牌在现代文化的大潮中依然焕发着光彩。然而，那些为塑造通渭戏曲特色，曾蜜蜂般辛勤采撷，春蚕般吐尽才华之丝的艺术家用没有相博着色彩音韵同来于今天。这使得所有热爱通渭，热爱通渭的文化艺术，尤其是戏曲艺术的人们对那些颇多贡献而已作古了的艺术家用产生了更多的缅怀之情。我也是抱着这样的初衷，去追寻他们的足跡，并打算将所得到的点滴资料陆续提供给读者，诸君仅作为了解通渭戏曲的线索。

一、通渭秦腔唢呐曲牌的集大成者——陈万全

邢振中

万全幼年时，爱听林鸟啾啾叫，叮咚河水流。到了春天，折

初为笛，喜吹“放风筝”，虽不成曲，忘迷心酣。当时，汉中艺人连生号尚未通渭献艺并设场授徒，万全就拜他为师。

连师傅识工尺谱，擅长二弦、唢呐。他收了万全作学生，心里很高兴。万全性情温顺，聪慧过人，学习勤奋，他很快就学会了读工尺谱，并掌握了二弦、唢呐的基本演奏方法。

后来，连师傅离开了通渭，他又拜赵斗、丁申为师。赵先生家住陇山乡路家川口，是拉二弦的把式，丁先生唢呐吹得精到，是平襄城关人。万全常奔走于两地之间，途中温习新曲，往往是咏唱入神，竟忘了山巍巍兮高峻，路漫漫兮遥远。

几个年头过去，万全已能娴熟地演奏二弦、低京、琵琶、三弦、唢呐、鼓、板等多种乐器，二弦、唢呐的演奏技巧尤为突出。

万全在学习上尊重传统，但也有很强的创新意识。他对通渭民间的歌谣小调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在整理戏曲曲牌的过程中，不断地从民间小调中吸取营养，潜心琢磨，反复推敲，久而久之，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光绪二十四年，万全组建了自己的戏班“万全班”，开始在县内各乡及邻近诸县进行巡回演出。每次演戏，他亲自操持二弦、唢呐，曲至动情处，每每催人泪下。

民国九年地震，“万全班”迫于浩大的灾情，只好解散。即使在这样的困境中，万全仍不愿放弃热爱已久的戏曲事业。他草草安

顿了妻儿老小，就带着一把二弦、一杆唢呐往别处去搭班。后来到了兰州。“万顺社”社长文汉臣邀请万全作他的琴师。社里人见他衣帽蒙尘，面有饿色，寒暄中便多了几分讥讽，继而要面试技艺，意图是很明显的。万全则不卑不亢，缓缓地撩袍落坐，缓缓地拿起乐器，一曲甫毕，社里人无不惊讶。他们说：啧啧，陈先生的二弦、唢呐是关山以西第一家。

万全执艺追求数十年，终于以超人的才华和卓越的成就为通渭人争了气，争了光。慕名而求教者前后约数十人，经万全严格训练，技艺上都有较大进步。万全毕其一生，搜集、整理并创作了二百多个唢呐曲牌。这些曲牌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渗透着浓郁的地方特色。他是通渭，也是陇右诸县秦腔唢呐曲牌的集大成者。

民国三十二年，万全以老病卒，享年八十有奇。

面对秦长城遗址

何德贤

雄关万里的长城从岁月的牙缝里漏下来
就成了面前这堆平凡的泥土
这是时光再也无法嚼烂的一堆
也无法再在历史的胃里消化

秦时的明月在新版的史书里依旧灿然
泛着银光与油墨的芳香
说这是古迹 倒不如说
这是几千年的历史穿过 而且
依然穿着一只铁打的套鞋

一块表情肃然的水泥碑站立一旁
与这堆松散的泥土相映成趣
是为了永远地记住
抑或为了永远地忘记

.....

睁开眼睛 我是

二十世纪西装革履喜欢怀旧的鸟

闭上眼睛 我是

几千年前那个“抱朴子”的魂

温泉两面观

张大发

通渭温泉色清而温润，朝夕被濯可除垢洁身，去病康体，实为得天独厚之宝泉。但知温泉者多，知《温泉记》者不多。此文为清康熙年间山阴陈士钦所作，后屡收邑志，原因何在？大约与资治教化有关吧，我想。不过我们不想研究这个，感兴趣的还是这《温泉记》。

是什么情景触动了陈公而作此《温泉记》呢？泉？泉边的山？也许是，也许不是，但有一点无疑，这便是人——当时为通渭知县的顾竟成，何以见得？有文作证。

原来陈公早知通渭有一名泉，来通渭后又蒙顾竟成介绍，“荒邑僻壤，惟此一泉可以寄兴。”他去了，同去的还有李公庆曾，浴毕把酒赏泉，“清波荡漾”，“烟渺岚漫”叫他“眷恋而不忍去”。

但遗憾的是游人无几，只能空谷听泉鸣，寂寞之感油然而生。未前他曾查考邑志，云：“浴者甚多，无间寒暑，趾相错也。”但实际情况大相径庭，何也？是否“昔盛今衰”？那么又为何昔盛今衰呢？于是，他萌生出一个念头，若在此泉修造些台榭亭宇以壮泉观，必能招来无数游客，恢复昔日之盛况。回去之后便将自己的想法告诉顾知县。不料顾知县倒反问一句，“余所以不筑亭者，公知之乎？”接着他感慨陈词，下面就是我们要引以为记的这段文字。

“通邑，僻壤也。闻昔胜国直指使者取道西巡，民贫不能供应，逃亡相继，令不得已支付钱谷以千计，迄今犹受其累，是通邑不可有事也明甚。故予之不为亭于是泉者，非忍使名泉隐没于深山穷谷之中，盖诚恐葺亭于上，将天下之闻名胜而乐游者应接不暇，而通邑僻壤，且为轮蹄交集之区，是以一泉之微而为吾民累也。故余宁使名泉隐而不彰，而必不以铺张扬厉者贻一邑之患，此余之志也。”

由此可见，陈公所以作《温泉记》，全在顾知县这一席话上。他被顾知县不为一泉之微而为民累，“宁使名泉隐而不彰，而必不以铺张扬厉者贻一邑之患”之思想深深感动了。这里不难看出，陈公思近，顾公谋远，陈公以一泉之盛衰计少数，顾公以一邑之利弊虑万民，二者相形见绌，岂不叫陈公断然而自羞不如呢？不过陈公亦有可贵之处，他毕竟能“闻而赴之”，且“益信贤侯之为民计至深至远”。我们还可以这样想，如果陈公官高于顾公，而又专横独断，一身淫威，不顾邑计民生一意独行，大兴土木，顾知县又焉

于权势不得不违心是从。那情况又将何如？不是民累无穷，邑患无穷吗？所以，笔者认为，这里至少有两点为我们借鉴。一是应如顾知县一样，心中常有县情民生，绝不为区区小事而使民累，也绝不^①为少数铺张扬厉者一时之乐而贻一邑之患。二要如陈公一样，对自己的错误见解要敢于否定，及时否定，绝不可固执己见，甚而至于将自己的错误见解强施于人，尤其是身居高位者。这样于国有利，于民有利，于己有利，何乐而不为？至于遇到如我们假设的陈公其人又将何如？这里只有请读者恕我无能作答了。恼人的是在我们现实生活中这种人还大有人在，对此我们只能寄希望于他们的自身净化和廉政建设了。

注 ①不贻邑患 贻，留或留下。

②顾竟成，字遂初，号云门，直隶安州（今河南安新县）人，清代举人，康熙三年（1963）任通渭知县，在任7年，有“召父杜母”之誉。

③葺亭于上。葺(qì)，用茅草覆盖房顶。此处为修盖。

④铺张扬厉。厉，祸患。